进军大西南

1949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作战。在此之前，针对国民党军构建大西南防线并将防御重点放在北面秦岭方向的作战企图，毛泽东将计就计，命令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秘密向西开进,并命令第一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各一部,在北面对敌秦岭防线“突而不破”,使国民党军陷入解放军的迷魂阵中。解放大西南作战开始以后，各部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敌发起进攻,攻占重庆及川东、川南各地。国民党军卢汉、刘文辉作出光荣的选择，率部举行起义。解放军向四川盆地合围。胡宗南集团四面楚歌，最终覆灭。经过滇南战役和西昌战役，解放军扫除了西南国民党残敌。1950 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全藏，雪域高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华北全境、华东大陆和西北、中南的大部分地区，正秣马厉兵，准备向西南进军。

这时,在西南地区,有国民党军正规军 45 万人以及大批保安队和土杂武装。蒋介石试图以西南地区为依托，与人民解放军周旋，一旦国际局势有变，就从西南和台湾两个方向向人民解放军反扑,夺回大陆 如果西南坚持不了,就向西康、云南方向退却,或者逃到国外,以图再起。他亲自飞到重庆,一下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机就发表谈话,声称要使重庆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西藏 5 个省区。西南地区的北面有大巴山脉横贯四川、陕西边界，东面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延绵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省边境,构成西南诸省的天然屏障。浩瀚长江自四川万县开始，经巫峡呼啸而下,两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这一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极为险要。南面,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 300 千米。西面是祖国的西藏，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著名的世界屋脊、雪域高原。中间,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饶的四川盆地。

解放军向西南进军，会从哪个方向首先发起进攻呢？蒋介石绞尽脑汁思考这个问题。在听取了关于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他感到最大可能是从北面，由陕西经秦岭入川。他认为，解放军从北面入川，有老解放区依托，有陇海铁路可以运兵运粮食,而且离四川盆地距离较短,是入川的捷径。相反,在东南方向,险山恶水,道路崎岖,不利大兵团运动,况且有白崇禧集团的重兵把守。“共军绝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蒋介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决定 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西南防线。主要部署为 胡宗南所部 3 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宋希濂的 2 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四川、湖北交界地带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将罗广文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将云南绥靖公署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部，分别置于昆明、雅安、宜宾、

成都、重庆等地,担负守备任务。

解放大西南，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就地全歼，避免其逃到边远省份或逃至国外，以根绝后患，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早在 1949 年初，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第二野战军担负进军并经营西南各省的任务。在渡江战役中，中央军委又指示，第二野战军先在华东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等东南沿海各地解放，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以后，即可在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军西南。为经营西南，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任。

根据西南的地理情况和国民党军的作战特点，毛泽东决策：我军进军西南，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南面。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为了迷惑敌人，保证我军大迂回行动的突然性，中央军委决定，积极制造我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然后，第二野战军以神速的动作从东南方向猛插西南，切断国民党军向云南的退路；第一野战军一部先在北面积极吸引国民党军，等敌退路被切断后,即向川北进攻,与二野一道,围歼国民党全军。

毛泽东巧布迷魂阵，国民党军陷入插翅难逃的罗网之中。

正当蒋介石紧张地注视着北面秦岭、巴山防线的时候，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等在河南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军四川。报道说 第二野战军主力是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由江苏南京、安徽芜湖等地出发，经徐州到达郑

州的。

郑州是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会点。解放军转车西进，由北面入川，看起来是必定无疑。蒋介石因自己的判断而自鸣得意。

然而，他哪里想到，这只是解放军为进军西南而虚晃的一枪。第二野战军的 3 个兵团中，只有第三兵团随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郑州，并且在召开大会后即秘密向南折回湖北、湖南，经孝感、武汉等地向西推进。第四兵团在第四野战军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并准备担负战略迂回任务。第五兵团则直接由江西上饶秘密向湘西集结。

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对第三野战军向西南进军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三野第四兵团和第五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第四野战军部队的名义出现。第三兵团则悄悄夹在四野进军的队伍中。这时，两大野战军的情形是：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第二野战军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好像一支强大而又神秘的影子部队随着另一支部队悄然向西南挺进。

在武汉，第二野战军机关的同志还与第四野战军的战友们在一起看电影联欢。过了长沙，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满意地说：这很好！毛主席要的就是这种气氛。

10 月中旬，第三、第五兵团都到达了进军西南的指定地域，做好了一切攻击准备。

防守秦岭一线的胡宗南给蒋介石送去了“好消息”。他向蒋介石报功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自己的部队防守秦岭防线，是“万无一失”。

确实，解放军在秦岭、巴山方向多次组织了进攻。6、7 月

间，陕南军区部队就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攻占了平利、安康等城。8、9 月份，集结在秦岭北部的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的率领下，又对敌人发起进攻。然而，奇怪的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打打停停，防线一直没有突破。

是解放军不能突破吗？不是，是解放军故意突而不破。这样做，既能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又能稳定蒋介石坚守四川的心理，不使他下决心让各部队继续南逃。等第二野战军一旦从南面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国民党军就陷于四川盆地而无路可逃。

这一点，骄横狂妄的胡宗南是想不到的；而在战略指挥上一再失算的蒋介石，虽然对胡宗南的所谓‘战绩’将信将疑，但又对解放军从北面进攻非常恐惧，不能不把目光放在秦岭、巴山防线。

10 月中旬，退守湖南的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被歼一部，其余向广西逃窜；防守广东的余汉谋集团不战而溃；由南京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飞逃重庆。这时，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第二野战军第三、五兵团，仍按兵不动。

向西南进攻的解放军怎么还没有动静？蒋介石心神不定，望眼欲穿地盯着秦岭方向……。

进军西南的条件渐趋成熟。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第二野战军第五、第三兵团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 500 千米的地段上，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西南国民党军展开了多路猛烈突击。

此举完全出乎敌人意料。贵州境内和湘鄂西地区的敌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措手不及，慌忙向后撤退。

第五兵团由湘西出发，直趋贵州，解放了 贵州省会贵阳、黔北重镇遵义，拦腰斩断了国民党军西南防线，威胁着敌人逃往云南的退路。

第三兵团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鄂西和湘西出发，对国民党川鄂边防线实行突破。其中右路兵团沿长江两岸向川东、鄂西南进击，左路兵团向川东南进击，切断敌人向川黔撤退的道路。

崇山峻岭，密林蔽日。解放军某部作为右路兵团一部，沿长江北岸，向川东进军。进入大巴山后，道路崎岖，山险路滑。部队时而行进在深渊谷底，时而行进在险峰云端，时而行进在凌空飞峙的古栈道上。为了避开敌机侦察，部队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冒雨行军。不时有人滑下绝壁，山谷里的回声使人惊心动魄。但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这一切，都不在话下。

“ 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部队来到秭归县城，前面传来了一阵阵嚎叫。国民党正规军早就逃走了，向解放军迎面冲来的是一伙手持大刀的反动土匪武装。这伙乌合之众在国民党的指使下兴妖作乱，摆香案，祭鬼神，喝血酒，妄想凭着几把大刀、几条破枪和所谓‘ 神灵保佑 ”,阻挡解放军前进。“ 打 !’指挥员一声命令，轻、重机枪喷出火舌。刚才还气壮如牛的土匪们顿时抱头鼠窜，逃得精光。

前面就是巫山十二峰。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早在淮海战役时就有只身逃跑的经历。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他又使出了‘ 丢卒保车 ’的办法,命令一部兵力凭借险峻地势，修筑层层防线，阻挡解放军西进，自己则率主力向成都逃

跑。解放军勇猛攻击，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敌军闻风丧胆，慌忙丢下家属、辎重，撒腿就跑。

在怪石嶙峋的山路间，解放军以一昼夜 100 千米的速度疾进。脚步声、宣传鼓动声，连带着炊事员们背着的行军锅、油桶的丁丁当当声，打破了这千年来罕见人迹的深山野谷的寂静。机枪手和炮手们为了轻装行军，减掉了驮炮的马匹。战友们纷纷上前帮忙，连人带炮，前拉后推，继续前进。

部队逼近万县。江面上，一溜木船插着白旗顺水而来。国民党川东保安司令李鸿焘前来谈判，要求向人民投诚。川东重镇万县宣告解放。数万群众和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游击队的同志聚集在码头上，欢呼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接着，解放军又以一个营的兵力，乘船去双江镇接受了两个团的敌人的投降。

与解放军右路兵团相呼应，左路兵团也在勇猛进击。二野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先后解放了彭水、黔江等。当解放军逼近乌江的时候，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慌忙顺江而下，到下游布防，梦想藉天险阻挡解放军前进。解放军给钟彬部以沉重打击。

11 月 21 日，解放军占领了乌江渡口白涛镇。第二天早上，部队正在渡江，发现乌江上游驶着几只木船："是敌人！"战士们迅速冲了过去，一边冲，一边喊："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

敌人吓坏了，纷纷靠了岸。但是，有的船却不听指挥，疯狂向两岸开枪。战士们立即还击。敌人顶不住了，向岸边靠来，呼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许多人争抢上岸，被挤掉到江里。

战士们在岸边搜索俘虏，发现岸边石壁上躺着一个胖军

官。他刚从江里爬上来，满身泥污，上气不接下气。

“站起来,跟我走!”四班长喝令说。“我摔坏了,动不了了!”那家伙在耍赖皮。停了停,他又问:“你是哪一军的?”“我们是第四野战军的!”“不可能!你们怎么能来得这么快?”

一会儿，他站起来，从口袋中掏出一块金砖，有气无力地乞求道:“放了我吧,我给你钱。”

“解放军不拿俘虏的东西,走!”俘虏只好跟着他走了。

后来，从那个俘虏身上搜出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他承认：他就是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 11 月 23 日在南川召集部属商量后,下达了“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的命令。他们想先退到西昌,再退到滇缅边境,然后再集合。解放军以迅速勇猛的动作进行多路迂回攻击，到 11 月 28 日，将宋希濂部主力及罗广文兵团 3 万余人,一举歼灭在南川以北山区。

战斗进行中,宋希濂吓得丢下乘骑、行李,率残部逃命。滚滚的大渡河就在眼前。一个卫士唉声叹气地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听到这句话,宋希濂吓得魂不附体。他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楚霸王乌江自刎，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没……一幅幅历史画面在他头脑中闪现。不久，宋希濂残部就被解放军在大渡河两岸全部歼灭，他本人也被解放军俘虏。

解放军由湖北、湖南西部，向四川、贵州攻击，并对重庆、成都实行迂回包抄，使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惊恐万状。他急忙命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以其第一军急赴重庆

增援；令东南面各部迅速布防，迟滞解放军前进，组织防御体系。

然而，在解放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不堪一击。眼看败兵潮水一般地向后逃窜，蒋介石再也呆不住了。再等下去，就要当俘虏了。

11 月 29 日晚上，蒋介石和他的所谓“国民政府”由重庆狼狈逃往成都。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把重庆定为“陪都”。他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如今,当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席卷全国的时候，他又企图缩回旧地，重整旗鼓，伺机反扑。然而，这只能是南柯一梦。

蒋介石向山城重庆看了最后一眼，凄凄然、惶惶然消失在夜幕之中。

11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某部在群众的帮助下，乘坐火轮到达重庆。他们先在江对岸下了船。

隔着长江，向朝天门码头望去，几艘国民党军舰停在那里。当地群众说，市内的国民党军当天上午已经逃光，就这几艘军舰还没有逃走。

解放军迅速找到一批小船，分散向敌舰驶去。战士们紧握手榴弹，准备打兵舰。岸边，早已架起了负责掩护的火炮机枪。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木船开始向敌舰喊话。敌舰没有抵抗。木船上的部队迅即登上了兵舰。

国民党江上舰队的司令是少将叶裕和。解放军问叶裕和：“你们为什么不跑?”叶裕和苦笑了一下说：“国民党已彻底完了。他们给我们的命令是死守重庆，与重庆共存亡，而他们昨晚却悄悄地撤走，至今我也没接到撤退的命令。今天中午才知

道他们已经跑完了。我们是水兵，向上游去水浅开不动，下船上岸走又没有汽车，只有等你们来，把船只交给你们了！”

这时，南岸的部队已乘船开到朝天门码头，突入重庆市内。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军 3 个保安队没有抵抗，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当晚 10 点多钟，部队全部开进了市区。在街头休息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群众围了过来,同战士们亲切交谈。一张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贴到街头，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明亮。

第二天，重庆中共地下党派人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工人、学生和市民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庆解放。整个山城沸腾起来。

在对国民党军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的同时，11 月 21 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停止抵抗，接受改编。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前线各部队对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潘文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等人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他们分别率部举行起义，作出了光明的选择。

1949 年 12 月 9 日凌晨，一封绝密电报由昆明向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出，并经香港迅速转到北平：“陆先生已在 12 月 9 日动身,请速告诸亲友。”

这天，昆明似乎和往常一样平静。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弥、余程万、沈醉等接到通知，晚上 9 点，在省主席兼云南绥署主

任卢汉的公馆开会。

9点钟,人已来齐,而卢汉还没有露面。有人起了疑心,便向卢汉的副官说:"我肚子痛,要先走一步,会议内容以后再告诉我好了。"副官答复:"卢主任片刻便到,请稍坐一会儿。"

"不准动,举起手来!"警卫营十多名官兵,手持短枪,冲进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要员一个个惶恐不安地举起双手。

李弥惊诧地问了一声:"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今晚云南全省宣布起义了!"

一辆汽车来回跑了7次,把7个要员全部押走。

随后,卢汉把事先拟好的向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及全国军民发表的起义通电,交电讯局分别拍发,同时颁发了云南绥靖公署、云南省政府布告,昆明实行紧急戒严。

第二天,卢汉派人到五华山光复楼二楼会议室,分别传讯李弥等人,劝他们拥护起义,并令部属放下武器。余程万、沈醉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让所属官兵不要抵抗。沈醉还以特务组织规定的书写方式起草了手令,劝说部属不要抵抗。只有李弥最顽固。他勉强在通电上签名时,嘴里还不住地嚷:"他妈的,要起义老子自己不会搞?何必等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于卢汉义举,中共中央十分赞赏。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卢汉嘉勉电,称:"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2月13日,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致电卢汉,指出,起义部队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整编。

旭日东升,霞光灿烂。昆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午 8 时,五华山上的值班连长请示说:“升旗时间已到,该升什么旗?”

“当然是升新国旗喽!”卢汉哈哈大笑。

在军乐声中,卢汉和警卫营长一人拉一条绳子,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望台顶端。

不久,昆明的许多街道也纷纷挂起五星红旗:“天亮了,解放了”的欢呼声,顿时响彻整个昆明上空。

与此同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举行了起义。

对于刘文辉等的起义,周恩来曾亲自给予了指导和关怀。12 月 5 日,周恩来密电我方驻雅安代表:“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 11 月 21 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根据周恩来电示,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电台密码到前线与解放军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准备起义。

12 月 9 日夜,刘文辉等的起义通电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声明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并令所属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财产,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这份通电。

12 月 24 日,朱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对他们的起义行动表示嘉勉。电报说:“接读 12 月 9 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尚此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4 月 25 日约法八章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11 月 21 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在四川宜宾，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重庆已被解放军攻下了，国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是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这是关系到几万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大家思想统一，步调才能一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 不打,只有起义!”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打不了 北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

“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留个‘忠义’的名声,却扔下几千孤儿寡母，我们不干！”

“起义!”

“起义!”

没多长时间，就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在郭汝瑰的邀请下，解放军代表来到了宜宾。

起义通电是在解放军代表的帮助下拟定的：“我们以兴奋热烈而坚决的心情,在 1949 年 12 月 11 日这一天，慎重宣布，本兵团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接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参加人民解放军严整的行列，并肩作战，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早日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得以正常发展。……慨然誓师光荣起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前进。今后人民政府的一切决策

和法令，我们决以最大的诚意竭力奉行，期必达成任务。”

11 日，全体起义官兵和当地民众代表举行了起义大会。郭汝瑰在宣读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后说，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已经从反共反人民的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由歧途走上了光明正路。今后，要服从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严守纪律，爱护人民生命财产，为人民立功！全场热烈鼓掌。“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12 月 19 日，新华社发布了郭汝瑰率部起义的消息，并说，郭将军等已将起义经过报告刘伯承和邓小平两将军，刘、邓两将军已复电嘉慰。

昆明、雅安、彭县、宜宾起义给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封闭了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大门。西南国民党军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已成瓮中之鳖、网中之鱼。

第二野战军解放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挥戈西进，继续对敌实行包抄。

当解放军南线各部队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后，胡宗南看到解放军从东、南、西三面向四川盆地包围上来，方知上了大当。在蒋介石的督令下，他放弃了坚守近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急令他的 3 个兵团向成都地区撤退，准备负隅顽抗。

这时，屯兵秦岭北麓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等部队，在贺龙司令员统率下，如猛虎下山，兵分三路，从秦岭猛扑下来，跟追逃敌。

“快快追，快快赶，赶到成都捉战犯！”在激昂的口号下，部队昼夜兼程，顶风冒雪，跨秦岭、越巴山、攀摩天岭、翻米仓山，飞一般前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这一著名诗句，就

是指的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那里悬崖叠嶂，栈道崎岖。人民解放军是运动作战的高手、无坚不摧的部队，对付这些艰难险阻自然不在话下；而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这样恶劣的道路上向四川盆地逃窜，确觉险象环生、苦不堪言。一直想凭借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有料到,这些天险、隘路,现在都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

在北面解放军部队的穷追猛打下，南逃之敌后尾 8 万余人被歼于川北地区。

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成都逼近，将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敌军数十万官兵全部包围于成都地区。

这时，白崇禧集团已经在广西境内被第四野战军歼灭，蒋介石“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战略计划宣告破灭。

在与顾祝同、胡宗南、张群等密谋后,蒋介石决定“国民政府”由成都撤往台湾。同时,他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顾祝同兼长官,胡宗南兼参谋长,坚守成都。如成都不保,胡宗南部就撤往西昌，在西昌设立大本营，统率残余的陆、空军部队，在大陆坚持，以观时变。

12 月 10 日两点，成都乌云密布，寒气逼人。在凤凰山军用机场,蒋介石带着蒋经国等人登上“中美号”专机,向台湾逃跑。国民党要员王陵基来送他。他说：“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取联系。”当晚,蒋介石的飞机在台湾松山机场降落。后来,蒋经国记述说：“此次深临虎穴,比‘西安事变’尤为危险。”

没几天，兼任西南军政长官的顾祝同也从成都逃跑了。

陷入重围的胡宗南于 12 月 22 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他自己对这种突围行动也毫无信心。

23 日,胡宗南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国民党军群龙无首,陷入更大的混乱。

12 月 24 日,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将军向聚集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出最后忠告:“……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以来,未及两月,已歼敌十余万,收复贵州、川东、川南、川北、陕南广大地区。云南、西康、四川将领相继起义。……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人员,无论他是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他是高级将领或中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对于部队,可以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享受和人民解放军一样的待遇。对于个人,可以作妥善安置,给以生活上的照顾。愿回家就业的,可以资遣回籍,不使流落弃乡。……你们以百罪之身,而仍作垂死绝望之抵抗,就将永远无法获得人民的宽恕。……时机已经十分紧迫,是非祸福,决于你们一念之间,绝不容再有丝毫犹豫的余地。我们已命前线暂停攻击,以待你们起义与放下武器,望赶快觉悟与决定吧!”

在我军政治争取下,12 月 21 日至 27 日,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 6 个兵团,有 5 个兵团(第十六、第十五、第二十、第七、第十八兵团)相继起义。

国民党军川陕边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率部在什邡起义时,兵团司令孙元良率仅有的警卫团部队落荒而逃。作为兵团‘司令”,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走!”

第十六兵团召开军官大会,通过《起义通电》,宣布起义。通电称:所率即时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停止反革命战争,参加人民解放工作,拥护人民政府,并遵照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刘司令员在北京所宣布之五项规定,维护公私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致力于解放

大业！……会议决定：立即摘下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各部队遇到解放军时举红旗联络，并回答约定之口令；各部队伙饷暂向地方征集，等解放军整编后再按规定办理。

胡宗南部署全军突围西逃时，要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率部向东突围，担负掩护任务。罗广文向本部传达后，大家义愤填膺，一致认为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是胡宗南的贯伎，绝不能上当。于是决定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准备起义。他们还和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取得了联系，相约一致行动。

23 日晨，胡宗南由成都乘机飞逃海南岛。部下向罗司令官进言说："现在胡宗南跑了，司令官可以放最后一枪了。"这时，罗广文认为起义时机已到，条件已成熟，决定起义。

经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代表联系，12 月 24 日，十五兵团通电起义。

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9 月中旬，在宋希濂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就直率地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 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 30 年了，看来也快完蛋了。30 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

12 月 23 日上午，陈克非召开军官会议，说明部队四面被围的危境，并对与会者晓以利害、明以是非。他说："我们是为革命要起义，为救全部队要起义，为顾虑随军家属要起义，为全体官兵前途要起义。"

经与解放军代表联系，得到答复：欢迎起义，愈快愈好，限次日前决定。

当晚，陈克非起草了起义电稿。次日，所属各军长、师长也在电稿上签了名。全文是："北京 毛主席、朱总司令：我率第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